

扎西德勒，我们的新家园

——西藏易地扶贫搬迁搬出幸福美好新生活

9月的高原，秋高气爽。

金黄的青稞田里，人们辛勤劳作，歌声、吆喝声交织，传递着丰收的喜悦。

漫步在城镇乡村，一栋栋藏式新房，成为见证雪域高原与全国人民一道奔向全面小康的最美风景。

作为我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，脱贫攻坚以来，西藏累计实现62.8万贫困人口脱贫，74个贫困县（区）全部摘帽。

而一场史无前例、超大规模的易地扶贫搬迁行动，则是消灭贫困的关键。

近日，新华社记者走访西藏多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，目睹贫困群众挪穷窝、换穷业，生活正在发生新变化。

从高寒远山到河谷城镇：“再见了，地方病”

坐在村手工合作社里，40岁的达吉与同事相对而坐，配合着缠绕一卷卷毛线。

尽管手指关节还有些弯曲，但达吉努力让动作快起来，眼神中透出一股倔强。

达吉是西藏当雄县羊八井镇彩渠塘村村民。谁能想到，三年前刚搬到这里时，她因严重风湿病常年卧床。如今走出家门就业，她说：“生活终于有了一道亮光。”

彩渠塘村是西藏精准扶贫风湿病患者中的一个集中搬迁安置点。2017年，那曲、阿里、昌都三个地市的150户贫困户分四批搬到这里，全村683口人中，患有风湿性、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就有204人。

在西藏，平均海拔超4000米的土地上，人们无时无刻不与高寒、缺氧做斗争。特别是在一些地方，风湿、痛风、大



西藏玉麦乡搬迁群众在蔬菜大棚里学习种植蔬菜技术(7月30日报)。

新华社记者 普布扎西摄

河北武邑探索农村环境治理新途径

“自从村里下水管网接入县城污水管网后，俺们也跟城里人一样用了抽水马桶。”说起村里下水管网改造带来的好处，河北省武邑县西关村村民齐艳恒笑容满面。

近年来，河北省武邑县积极推行农村粪污和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，走出了一条农村环境治理的新途径。

村庄分布广，村民居住分散，建设居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难度大，资金投入大，这一直是制约农村环境治理的“老大难”。为此，武邑县打破原有的乡镇区域束缚，全县一张图，探索实施县城污水管网集中处理、农户分户式污水净化、乡镇集中式污水处理站、企业集中处理“四种模式”并存的农村粪污和生活污水处理机制。

据介绍，他们对县城周围的25个城中村、城郊村采取县城污水管网集中处理模式，将这些村的排水系统全部接入县城污水收集管网，通过县城的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；乡镇所在地居住人口较密集，则采取乡镇集中式污水处理站模式，在全县9个乡镇政府驻地分别建设日处理污水能力100吨的集中式污水处理站，并同步建设大型地理三格化粪池收集池；对于大部分比较分散和偏远的村庄，武邑县整合资金650万元，建设了一批分户式污水净化装置。

武邑县还整合资金1400万元建设了以粪污为原料的有机肥加工项目，由专业的第三方公司统一收集各乡镇污水处理站的沉淀粪污，将粪渣发酵提炼生产有机肥，实现粪污无害化处理和综合利用。

随着粪污一体化处理的推进，昔日蚊蝇滋生的村庄变得干净卫生，资源得到了节约利用，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。据介绍，通过无害化处理后的粪污，年可生产有机肥2万余吨，每吨售价500元，与市场上每吨售价2000多元的复合肥相比，年可为农民节约农业生产成本3000多万元。

新华社记者 范世辉

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进入棉花采收期

国庆将至，我国棉花主产区新疆迎来棉花丰收，天山南北各棉区“白浪滚滚”，陆续进入集中采摘期。

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统计，2020年新疆棉花播种面积3761.38万亩，基本与2019年持平。其中，地方棉花种植2419.66万亩（北疆棉区771.32万亩，东疆棉区31.24万亩，南疆棉区1617.1万亩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棉花种植约1300万亩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介绍，今年新疆棉花长势情况整体良好，预计将迎丰产。

目前，新疆部分棉区已率先开始规模化采摘，其余各大棉区将在10月进入大规模采收高峰期。记者日前在南

疆产棉大县尉犁县看到，多台世界先进的进口六行采棉机已从周边县市及北疆调运而至，驶入当地超百万棉田进行采收作业。

得益于新疆近年快速推进的土地规模化工作，新疆棉田机械化水平达到较高水平。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，新疆北部9成以上棉田已实现全程机械化，南疆喀什地区、阿克苏地区、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等地棉田机械化虽处起步阶段，但发展较快。2019年，新疆棉花机械化采收面积突破1150万亩，全区棉田机采率首次超过40%。

为配合采棉机采收，种植户需提前两周对棉花进行脱叶处理，以避免机采



近日，山西省柳林县红枣喜获丰收，村民们抓紧抢收成熟的红枣。近年来，柳林县大力发展红枣产业，全县种植红枣28万亩，红枣产业已成为全县农民增收的重要依托。

图为9月29日，山西省吕梁市柳林县石西乡两河口村的农民在展示采摘的红枣。

新华社记者 梁婷摄

内蒙古巴林左旗：土筍帚“扫”出新生活



巴林左旗隆昌镇巴兰套海村71岁的贫困户张凤彩在笤帚手编合作社捆扎笤帚苗(4月1日报，手机照片)。

新华社记者 王学民摄

秋日的阳光照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田野里，一排排笤帚苗头顶红彤彤的穗子，在阳光下分外鲜艳。巴林左旗位于科尔沁沙地北部，干旱少雨的气候环境适宜笤帚苗种植，目前全旗笤帚苗稳定种植面积35万亩，被称为“中国笤帚苗之乡”。

秋分一过，笤帚苗种植户纷纷到田里开始收苗。巴林左旗隆昌镇隆兴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陈志勇在自家20多亩地里忙碌着，看着笤帚苗又长又饱满的穗子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说：“去年种了笤帚苗新品种，籽粒更饱满，卖到酒厂酿酒每斤能比老品种多3毛钱，一亩地能多收入150元。”

笤帚苗种植是巴林左旗的传统产业，但长期以来都是种植户自留种子，品种单一、原苗产量偏低。近年来，当地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育种试验，引进了具有抗倒伏、长纤维等不同特性的8个新品种。陈志勇家从去年开始种植试验，新品种不仅籽粒更饱满，原苗亩产也比以前增加20多斤，每亩原苗还能增收约100元。通过引进笤帚苗新品种，全旗17637户笤帚苗种植户平均增收近1200元。

收获的笤帚苗逐年增多，陈志勇改变了“边收边卖”的经营思路，做起了“储存原苗”的买卖。2019年秋天，陈志勇与同村5名贫困户利用扶贫小额贷款和自筹资金，组建了友爱笤帚制品制造专业合作社，存储笤帚苗9.5万斤。“去年收的苗多，市场行情没起来，我们存下来一部分没着急卖，等着啥时候市场价涨起来了再出售。”陈志勇说。

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

“土瑶”新生——广西“土瑶”村寨脱贫见闻

点火、起烟，看着烟火渐渐腾空，轻柔地包裹住屋顶下一串串用竹编装着的茶叶。一大早，在茶香袅袅的熏茶房里，凤求姑的动作一气呵成。

这是广西贺州市平桂区沙田镇狮东村的一座老房子，厨房里的火塘是熏茶的必备道具。竹木结构的房子采光并不好，人们会在屋顶开一片瓦。看着从屋顶洒下的一束阳光照在茶叶上，凤求姑一再感慨，“没想到这些‘土’东西，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”。

狮东村是广西大桂林山脉里的一个普通村落，不普通的是，它是我国唯一的“土瑶”居住的村落之一。“土瑶”是瑶族的一个独特支系，目前“土瑶”群众只聚居在平桂区鹅塘镇、沙田镇的6个行政村、24条山冲里。“南岭无山不有瑶”，大山隔绝下，他们孕育出了独特的民族文化。

把茶叶放在火塘上，火燎烟熏以炼制茶香，这样的“火塘养茶”是瑶山独特的习俗。大桂山腹地盛产楠竹，“土瑶”群众用竹编编织竹篓、竹筐，几百年来，茶叶和竹编制品贯穿着“土瑶”人的日常生活，更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手段。

“把熏好的茶、编好的竹篓拿去镇上卖，要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，还卖不了几个钱，能活下去就不错了。”凤求姑说。层层叠叠的山峰禁锢着“土瑶”的发展，截至2015年底，6个“土瑶”村的贫困发生率为61.42%，是典型的“贫中之贫”。

当一条条水泥路通到“土瑶”村寨，改变也来了。路越来越宽阔，交通方便了，易地扶贫搬迁让不少久居大山深处的“土瑶”群众拥有了一片新天地。住房、医疗、教育条件得到明显改善，“土瑶”群众感受着山外舒爽的清风。

山外的商人来到山里，发现了“火塘养茶”的市场价值。得益于茶企与农户建立的“公司+农户”产业

发展模式，“土瑶”每家每户都会编制的竹篓有了用武之地。“用竹篓把茶装起来，火燎烟熏一年，一件茶可以卖到30元，今年我做了500多件，额外编的竹篓也能卖个好价钱。”凤求姑说。

因为制茶，搬进了新居的凤求姑延续着自己与“土瑶”传统的联系，而“土瑶”文化在市场上也越发绽放光彩。

“早几年前，我从妈妈箱底翻出了一条绣了一半的头巾，我跟她说，我来帮你绣完。”沙田镇金竹村村民冯红芳说。瑶绣是瑶族传统文化符号，冯红芳从小学习瑶绣技艺，但这些“土”文化在现代社会显得不那么“时尚”，会绣的人越来越少。“我在村口绣的时候，村里的人笑我说，什么年代了还在绣这个。我当时回答，如果能把传统文化拾起来，疯一回又怎样。”

2015年，平桂区在金竹村开设“瑶绣传承班”，聘请瑶绣能手冯红芳授课，并组织18名贫困妇女学习瑶绣技艺。此后几年，瑶绣摇身一变，成了一个扶贫车间的依托产业，“瑶绣传承班”也开到了“土瑶”的村寨寨。

“现在很多服装上都有模仿我们瑶绣的图案，感觉瑶绣已经变成一种时尚了。”冯红芳说，“我们也在研发更多关于瑶绣的文创产品，让瑶绣在市场上更有活力。”

重重大山隔绝了“土瑶”，却也给了他们馈赠。“土瑶”摆脱贫困的历程，也是他们树立文化自信的过程。如今，“土瑶”正在发掘更深层的文化符号，长鼓舞、长桌宴等传统文化相继被挖掘，大山隔绝下孕育出的“土”文化，正成为他们开启幸福生活的“密码”。

新华社记者 吴思思 凌寒寒

脱贫攻坚